



因在江南生活多年，走过许多江南古镇，同里、乌镇、周庄等等，几乎都是临水而居，溪河从古镇中间穿过，蜿蜒而去。河上众多精致单孔或双孔拱桥，因河面不足百米宽，因而拱桥甚是秀气，于是成就了江南古镇小桥流水的特征。

重庆的古镇也都是临水而居。只是，因为重庆多山，很少有古镇老街是平坦的，多为依山势修建而成，走一段平路，必定有一坡石梯，因而那溪河，无法像江南古镇老街那样从街中川流而过，而是水从老街脚下过，老街俯流溪水。

现在对于“古镇”的概念，约定俗成是指还保留着一条老街，老街建筑多是明清民居建筑，最近的也是民国年间，许多房屋废弃了，也有一部分破败了，还有一部分至今仍有人居住。建筑多为木质结构，简朴、庄重而又清贫。随着旅游开发，仍在居住的房屋大多也开着门店，经营着小生意。

走进中山古镇的时候已经很累了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实在有不想再走的念头。然而，走完700多米长的老街，却有了意外收获。

古镇老街几乎都以吊脚楼方式悬在溪流与山腰间，走在街上似乎有一种悬空的感觉——

中山古镇的天上地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郭凤英

1 古镇记忆 吊脚楼悬在溪流与山腰间

中山古镇老街，几乎都以吊脚楼方式悬在溪流与山腰之间。重庆别处的古镇老街大多曲曲弯弯错落有致，而中山古镇老街却很少石梯，从街头到街尾，几乎都是平的，也不甚弯曲，是一面临山、一面临河的格局。走在街上，似乎有一种悬空的感觉，听着房屋下潺潺流水，让我们的脚步更有动感，更有韵律。

街上许多店铺开着门，也有许多关着门，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找当地居民了解风土人情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陪同讲解的古镇文化站刘站长身上，听他一路就一扇门、一块砖、一棵树做精彩讲述，相关故事不管是真是假，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。

然而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古镇的风土人情，也不是那些精彩故事，而是老街顶上那时断时续的屋瓦。走过许多古镇老街，老街之所以老，还在于街道狭窄，尤其是重庆地区的古镇老街更为狭窄，似乎三两个人并非就能阻挡他人行路了。

有时候到某一个古镇，游览老街时正好下雨，于是屋檐上滴滴答答的雨落下来，别有一番景致。天晴的话，仰望望去，那天就如一线，蜿蜒着在头顶延伸远去，整个世界便都浓缩在那一线视野里，随即就会感受到世界的宁静。

这条老街两边的房梁屋瓦，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，也给了我不一样的认知。老街本就坐落于一条峡谷里，建造在山腰

上，两边山峰耸峙，即便大晴天，老街的日照时间也很有限。老街顶上的屋瓦，天晴时阻挡烈日，下雨时阻挡雨水，让老街上过往的行人免受日晒雨淋之苦。黑沉沉的瓦片覆盖了老街，同时也阻挡了光线，因而中山古镇的老街，比其他古镇老街显得更为昏暗。隔那么一段距离，会有几片亮瓦点缀，多少能让光线透些进来，不至于让老街笼罩在黑暗里。

我们在老街上匆匆走了个来回，恍惚间似乎走在赶集的山民之间，热闹又温馨。赶集之日，附近山民聚集于此做买卖，狭窄的街面拥挤不堪，背竹篓的、挑担子的、捧罐子的、举杆子的……山民们祖祖辈辈依靠着这个集市，做着以物换物的交易，无论烈日毒辣，大雨倾盆，他们都可以不撑伞，安然地吆喝，讨价还价。冬天，熙熙攘攘的人流驱散了彼此身上的寒气。夏天，摩踵擦肩的人群也不会觉得炎热。偶尔一缕阳光投下，或一注雨水落下，那或许正是山民们心头对未来生活充满的希望。

想来，当街顶房梁建造之初，山民们一定十分感激建造者。穷人的梦想之一是有屋可居，从山里到集市购买生活必需品时，还能有屋瓦给他们遮风挡雨，那种温暖，应该是能暖入他们心底的。山民做交易时无暇张望头顶，我想，当他们离开集市时，应该会回首仰望一眼，也许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心情，而暖流在他们心间流淌的感觉，是真实的。

那个时候，街顶上的亮瓦被山上飘落的树叶覆盖，或是烟尘积淀久了，遮挡了光线，定会有人爬上高高的房梁擦拭亮瓦，因为没有这片光明，街上的人们就会始终处在昏暗的世界里，甚至会人的心里积压一些压抑，一些挣扎，以及一些抱怨。

2 天上地下 牵扯着人们的记忆和思念

不知何年何月，居住在老街上的居民厌弃了这儿的环境，日思夜想着搬离，于是那些亮瓦便不再有人去擦拭，老街就此陷入昏暗之中。越是如此，居民们越是想逃离，当新的房屋建起来后，当赶集的山民不再拥挤着来到老街，老街便冷清起来，寂寞起来。没有游客的时候，狭窄的老街是那样空旷而幽深。有亮瓦的地方，像刚刚睡醒的老人，眼睛惺忪而无神；没有亮瓦的地方，像即将故去的老人，眼神涣散而落寞。这份空寂，有一种被遗弃的悲凉。

正是老街的房梁屋瓦，将中山古镇分割为天上地下。天上的浩瀚世界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耸峙

了千万年的山峰，目光一直望着山外的世界，渴望走出大山，走出这份寂寞；地下的居民，在寻觅，在挣扎，在努力，年轻人厌弃老街，挣了钱后大都会在外面修建敞亮的房屋。老人也想过阳光普照的生活，然而这老街，牵扯着他们的记忆和思念，更将他们的血液与老街混合在了一起，除非撒手人寰，否则难以彻底离开。

走进老街的时候是黄昏，在老街上吃过晚饭后离开时，天还没有黑尽。身处山脚下，临河而站，回首老街，感觉自己像画中人，一只眼睛看着天，一只眼睛看着地，外面的黄昏还没走远，老街民居家里的电灯光已然亮了起来。同伴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，似乎是从一个深幽的原始洞穴里走出一样，提前沉睡的昏暗老街，却因有游客而在经营一场梦一般的烟火人生。

适逢老街上有人故去，于是在黄昏的峡谷里，响起了川渝地区最具民俗风味的锣鼓声。人是故去了，然而这锣鼓声，却让老街活了一般，那声音从幽深的老街深处延伸而出，也从房顶的屋瓦缝隙里飘飞而出，咿里咿当，就这样蔓延在山峰林木之间。

3 中山之梦 在人间在天上在云里

我是无法看见老街曾经的繁华的，看不见曾经的烟囱，也看不见缭绕升空的居民们做饭时的青烟，但我能看见老街那乌龙般黑沉沉的一片屋瓦，它们那样有韵致地起伏着，那样动感地流泻着历史的痕迹。它们沿着山势或凸或凹，弯曲成黑色的河流，与脚下的河水一起，向未来流淌着。

是的，中山古镇的老街流淌着，骨骼是老了，但血液依旧是红色的。我从老街深处走出来，就像从老街的繁华中走出来。我走进老街的腹地，听山民们讲述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那些家长里短、神仙鬼怪，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。我走过了老街的腹心，也听过了它深幽的叹息，抚摸过它虽缓慢却依旧跳动的脉搏，亲吻过它苍老却仍有生命体征的肌肤……

趁着夜色，我们离开了。走远了，看不到中山古镇的容颜了，可它静静等候的身姿依旧焕发着迷人光彩，充满渴望的眼神依旧像洞穿了世情的老人。古镇老街，从此不再为居民生活而存在，而是为游客而存在，为中山的历史文化而存在。古镇老街，它身在溪河边，身在峡谷里。而它的梦，在人间，在天上，在云里。

也许有一天，会有人爬上老街屋顶，小心地将那些亮瓦上积淀的落叶与灰尘擦拭干净，让天与地深情凝视。

因为，那些亮瓦，就是老街看天的眼睛。

夕阳下的吊脚楼



店铺里的古玩



老街印象



中山古镇

